



乡情

岁月的微调

几年下来,社区里来来往往的人都似曾相识。

哪怕只在人流中闪了一下,也能在眼眸里叠印早已熟悉的身影。

可也常常瞥见一些细微的陌生——

就在刚才打招呼的瞬间,我看见这个年轻人,时光的鱼游过他的眼角,留下尾巴的印纹。

文联退休的陈先生,白净的脸上怎么就落下了几点洗不掉的墨,黑眉毛里却窜出三两茎白亮亮的银丝。

刚刚退下舞台的美女演员王姐,啥时塌了一颗门牙,也不补补,真是的。

被人们戏称为“后生家”的社区老主任,行走不再漾起风,脚步却擦出了泥土的声响。

思绪

□陈志泽

的颜面,系着一生的品行与才情、系着父母的恩情、系着师长的心血,哪能轻易跌落?插进理想土地的笔尖早已生出盘根错节的根,苍劲的树枝丫伸展、绿叶茂盛,那是一种召唤,因而阳光雨露频频洒下,惠风流霞恒久抚爱,返老还童的树不畏惧系着生命之重……

是的,敲打键盘的手有些抖,可抖出来的一字字越发灵动,排兵布阵去夺关闯隘,雄风浩浩。

老了还要有名,也就是说老了还要生长财富,还要生长历史,还要生长亮闪闪的火焰……

遥远的二哥

在我还很小的年月,年轻的二哥就下南洋,遥远的距离、阔别的时光,让我对于二哥的记忆一片依稀,让我们七个兄弟姐妹

似乎少了一人……

只有在“侨批”敲开我们家的门扉,二哥才突然出现在父母亲闪烁的泪光里,才和全家人围坐在饭桌,谈笑风生。

二哥后来拂去南洋的困顿到海外寻求风调雨顺。凭借才智他在一家公司立足。日子没有赏赐他富足,他却在新禧里活得自在。

二哥几十年没有回来过,他一直是遥远的。但二哥对于父母对于亲人的思念从不遥远。他的不多的汇款总是如期飞过千山万水,叩问我们的温饱冷暖。

他终于得以回到故土的家中时,母亲却走了。他第二次回来时,父亲已去了天国。

二哥的回来没有第三次。前几天二哥告别了人间,遥远的二哥离我们更遥远了。可是,我们思念他时,他就来到我们身边……

食事



早春新韭鲜

□马俊



《山家清供》中有这样的记述:南北朝时期的周顒喜欢吃蔬食,文惠太子问他,什么蔬食味道最好。他回答:“春初早韭,秋末晚菘。”意思是早春的韭菜和秋末的大白菜味道最好。这话说得太准确了,尤其是早春的第一刀新韭,比秋末晚菘还好,胜在一个“鲜”字。

柔风拂面、地气微暖、草木萌发、鸟儿回归,春来有声。此时的菜园里,一畦春韭无疑是最让人心动

意。相比小葱、青菜之类那种茸茸的“呆萌”之绿,新韭的绿更加精神抖擞,生机盎然。新韭清新碧绿,棵棵挺拔,仿佛都在春天里展现破土而出的惊喜和激动。待到春韭长到一拃长,就可以下剪刀,割下第一刀新韭了。

早春的新韭有多鲜?你需亲自去菜园里割一刀来体会。“咔嚓”一剪刀下去,新韭特有的奇香和清新之味便扑鼻而来。韭香在一秒钟内四散而去,满园子都是好闻的气味。那种气味,在

鼻尖缭绕逗引着,能勾出你一大串口水。所谓春天第一鲜,韭菜当之无愧。漫长的冬天里,蔬菜虽然不少,但很多不是应季蔬菜,觉得少了香味,以至我们的味蕾都有些麻木了。而早春新韭是沐着春阳和雨露长起来的,里面有种春天的香。我甚至觉得,要说春天的味道,春韭是最优秀的代表。

苏东坡有诗:“渐觉东风料峭寒,青蒿黄韭试春盘。”春韭明明是绿色的,为何他说“黄韭”呢?有人说苏东坡说的黄韭就是韭黄。我不这样理解,我觉得“黄”是在说春阳下的韭菜长得鲜嫩。鹅黄跟浅绿不是很难分辨吗?如同新柳萌发时远望去也是鹅黄一片。想要“试春盘”,舍新韭其谁?早春新韭,把春天的味道款款送达。

新韭割回家,几乎不用择,里面没有一根干叶,每一根韭菜都是水灵灵、绿生生的,嫩得可以掐出水来。把新韭洗净,在案板上切碎,韭香瞬间就被放大了无数倍,隔着老远就能闻到。把切碎的新韭放入碗中,磕上几只鸡蛋,搅拌均匀,在油锅里一煎,一分钟即可出锅。这道韭菜煎鸡蛋,鲜美至极,吃上一口,无比享受,你会忍不住感慨道:“春天来啦!”新韭带来的,不仅仅是美味,还是

我们渴盼已久的春天。

我以为新韭最好的吃法,是做“韭菜盒子”。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中记载:“韭白拌肉,加作料,面皮包之,入油灼之,面内加酥更妙。”做法不复杂,把面擀成圆皮,然后把韭菜做的馅料放入其中,再用另一张皮覆盖在上面,把边缘捏好,合而为一。制作好后在油锅里煎得焦黄酥脆,吃起来韭香四溢,无比美味。每年春天,我必定会做一次“韭菜盒子”吃。尝过新韭之鲜,才算把春天牢牢锁定。

杜甫在《赠卫八处士》中写道:“夜雨剪春韭,新炊间黄粱。”春天的夜晚,小雨淅沥,老友来菜地割下头刀韭款待诗人。家常饭食,亲切质朴,一对友人相谈甚欢。韭香在屋子里悄然弥漫,情意在春夜里缓缓流淌,这样的画面,想想都那么诗意。我尤其喜欢“夜雨剪春韭”这句,很有氛围。即使不是夜雨,也足够诗意盎然。我小时候曾在小雨迷蒙中剪过春韭,那种记忆根深蒂固。新韭剪回来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包饺子吃。

一年一度春风至,新韭又绿了。我要去品尝第一刀春韭,去拥抱最美的春天……

掘田薯

□黄志专

“那垄田薯要去掘回来,春天里重新发芽后再挖掘就不好吃了。”每当有人这样说,我总是回答“好的”,却又一再磨蹭,直到不能再拖延了。

等孩子们回城里上班,我孤身一人“独守空房”,过起“一人独大”的生活,闲着没事,终于去田里把田薯掘回来。

田薯俗称“甜薯”,但一点也不甜不腻,长得跟山药似的,个头大小不一。根系旺,就像老爷爷的胡子那样。外皮粗糙,皮内层有的紫红色,有的白色,田薯皮刮起来黏糊糊的,比蜗牛吸盘上的唾液还黏稠。但肉质嫩白,清脆可口,是我的最爱。

平时煮面,掺几块田薯下去,吃起来酥软、细腻,又有点香脆,整个人犹如神仙般爽快与惬意。

意。尤其是每年冬至,我们这里很多人会削几块田薯掺进锅里,和冬至丸一起煮,再加些“乌糖”(红糖)或白糖,最后再撒些事先炒好磨碎了的花生,一起搅和一下,吃起来,味道好极了。

或许因为好吃,很多人喜欢种田薯,房前屋后,只要有丁点儿位置,都可以种植。田薯即种即活,很容易种植。

要去掘的田薯,种在我任教学校的“农耕园”里。去年春天种植的。种的时候,我先从垄中间挖一条深沟,撒下一些复合肥或钙镁磷,再盖上一层厚厚的泥土,又逐一挖孔,把田薯

种下去,盖土压实。几场春雨过后,田薯发芽了,一条茎藤往上蹭,蹭到一定长度便弯腰下来,匍匐于地。我便找来几根木棍、竹竿,拿把砍刀削尖,往田薯边使劲一插,茎藤便依附攀爬而上。

田薯一直向上生长,叶子愈加繁茂起来。数月之后,盎然一树。一垄过去,绿油油的,就像翠绿的屏障,满垄只此青绿,叫人看得舒服,无不折服我的种植。很多同事夸赞我是种植“能手”,也满怀信心地预期说:“这田薯一定会有好收成。”

从此,我就在这等期盼下,过了一天又一天。几乎每一天下班回家之前,我都会去瞧一瞧,与田薯打个照面,就像与情人约会那样舒心快乐。

不过,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。秋天过后,田薯也慢慢进入“中老年”,叶

子开始萎蔫、干枯,迎风摇曳,还说自身的风烛残年,或掉落地上碾成泥。最终,连茎条也干枯了,土垄上满是横七竖八的枯藤条,还有杂乱无章的枯叶。

我来掘田薯的时候,乍一看差点“晕”过去。幸亏我书读得多,事也看得多,早已晓得这是生命规律,是何生命个体的一种必然归宿,无需一惊一乍的。

可是,枯藤烂叶底下的田薯还是鲜活的,这是我最牵挂的。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起锄头高高抡起,用力往土垄上一挖一掘。

虽然没有“累累硕果”,却挖了一畚箕大小各异的田薯,起码也有几个田薯头溜作“种子”种植,这也不失为一种“收获”。

缝补生活

□曾剑青

天伦

收纳整理时,一件熟悉的棉袄映入眼帘,那是我冬天里最喜欢穿的外套,它与我一起走过或坎坷或平坦的道路,仿佛还带着我的体温。

“岁岁年年人不同”,再穿一下,依然是我心仪的外套,站在镜子面前,我愣住了,一朵特别的“花”唤醒我曾经的记忆,暖暖的温情、深深的思念油然而生。

倒流的时光里,我仿佛看到祖母为我缝补棉袄的情景。

那是祖母生命中最后一次为我缝衣服上的破洞,这破洞已经变成一朵“花”了,精致亮丽而别具匠心。

祖母健在时,总是乐呵呵的,在我的眼里,她似乎没有忧愁,没有烦恼,传递给周围人的永远是微笑。

做事粗枝大叶的我常常弄得衣服“不得安宁”,或忙于搬砖不小心碰到了钉子,或匆忙赶着去上班一不留神摔倒在地上,或烧

饭时火“灵感”一来搞个“随意涂鸦”——衣裳上现黑洞,我深深地埋怨生活如这破洞的棉袄一样不尽如人意,祖母说:孩子,拿过来给奶奶看看,该缝的缝,该补的补,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

没多久,祖母将补好的棉袄拿给我看,语重心长地告诉我:“日子在眼前,生活把握在手中,没有什么可埋怨的,用点心思,一切皆如愿。”此时,冬日暖暖的阳光透过树梢、穿过庭院,丝丝缕缕斜照在一对祖孙的身上。

祖母从小心灵手巧,在娘家时,大大小小的家务事都由她安排,种田、养猪、做饭、拖地、缝补衣服……其实,这些事对祖母来说都是小事一桩。自从嫁给祖父后,许多生活的不如意时时袭来,压在她瘦弱的肩膀上。祖父远离家乡,外出谋生少回家,祖母不生气,她早出晚归,独自一人支撑起家,努力经营着农家的事务,种田、卖粮、教育子女,一项也没有落



众生

下。我的父亲顺顺利利读到高中毕业却无缘高考,她坦然接受现实说:“天无绝人之路,放开眼去,人生的机会靠自己去创造。”祖母因营养不良导致一个耳朵长期听不见,医生告诉她,也只能这样将就一下了,现实无法改变,她点了点头明白了一切。

俗话说“人生不如意之事,十有八九”,人要学会像缝补衣服那样缝补生活的不如意,将“不如意”之事变成“如意”之事,将智慧运用于日常的点滴之中,将人生完美地呈现出来。

祖母教会了我,人生就应该放下烦恼,别让烦恼纠缠身心。漫漫时光里,你就能感受到岁月悠闲静好,人生长河流水潺潺妙音如天籁。

放下烦恼,勇毅出发,让美好光阴柔软穿过心间,带着岁月的感动。



命运负责洗牌,但是玩牌的是我们自己。



黄良辉摄于南安丰州

在希望的田野上

□郭培明

满载青绿山水一路派送祝福
开往春天的列车
戴云披星赶来
从不爽约这座城市
疲惫的乡愁
停靠在幸福街口
天若有情天不老
不如来了早生华发
搬来与春同住



扫描二维码欣赏更多专栏作品

“雨”的雅称

银竹 雨似竹竿,名为“银竹”。那场雨落在唐代李白的《宿虾湖》里:“白雨映寒山,森森似银竹。”

廉纤 微微细雨,名为“廉纤”。那场雨落在唐代韩愈的《晚雨》里:“廉纤晚雨不能晴,池岸草间蚯蚓鸣。”

灵泽 润物好雨,名为“灵泽”。那场雨落在宋代韩维的《和圣俞喜雪》中:“人间半夜天地白,灵泽一洒万汇周。”

霖霖 小雨淅沥,名为“霖霖”。那场雨落在南北朝谢朓的《闲坐》里:“霖霖微雨散,葳蕤薏草密。”

跳珠 雨花四溅,名为“跳珠”。那场雨落在苏轼《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》里:“黑云翻墨未遮山,白雨跳珠乱入船。”

瑞霏 雨珍而祥,名为“瑞霏”。那场雨落在唐代郑畋的《麦穗两歧》里:“瑞霏纵横滴,祥风左右吹。”

甘霖 久旱逢雨,名为“甘霖”。那场雨落在元代冯子振的《鹦鹉曲·农夫渴雨》里:“望人间三尺甘霖,看一片闲云起处。”

霪霖 倾盆大雨,名为“霪霖”(pāng pèi)。那场雨落在清代曹寅的《望雨谣》里:“幽天赫赫势霪霪,雷公振铎驱山碎。”

霖霖 连绵久雨,名为“霖霖”(lín yín)。那场雨落在李清照的《丑奴儿》里:“伤心枕上三更雨,点滴霖霖,点滴霖霖,愁损北人,不惯起来听。”

